

百态

晚风吹过人间

安宁

我去看正在装修的房子。

一进门,便见满地狼藉,全是墙上刮下来的墙皮。原本以为不需要清洗的沙发套上,也落满了星星点点的粉尘。而打开洗手间,赫然见负责装修的郭师傅的鞋子、裤子,放在暖气管和洗衣机上。马桶里不知是尿液还是茶水,尚未被冲走。

见我蹙眉,郭师傅赶紧说:别急,等干完了,这些垃圾全都会被运走。想起之前装修,都是郭师傅弄干净了,我才过去打扫现场,这次在装修中途探视,难免混乱,只好叹一口气,打算等装修完了,再将房间彻底清理一遍。

我看见卧室里有一个专心清扫地板上腻子粉的小伙子,便顺口问郭师傅:这是你儿子吗?

郭师傅不紧不慢地说:不是,我儿子是送快递的。

算算郭师傅的儿子应该二十五六岁了,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地送快递,我便建议郭师傅让儿子学装修,跟他一样做木工,至少不需要在外面跑,只要耐心做事,总有钱挣。

郭师傅听了一声叹息:木工现在用的人少了,儿子也不愿意学,大家都买现成的家具,样式好看又便宜,谁还会花人工做家具呢。

想起装修前我问过郭师傅,打一个衣柜门多少钱?他说人工加材料费得1500元,我果断放弃,去二手市场买了一个柜子,总共才一千元,便也理解了他的叹息。



郭师傅在老家乌兰察布还有一些田地,很多年前,他来到呼和浩特打工,在二环外买了一套三百多平方米的农村宅子,没想到后来赶上拆迁,补了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和现金。我问他,既然有儿子,为何不要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,方便以后一起居住?他叹口气:抓阉没抓到大房子,不过还好,剩下的都补了现金,存着以后给儿子娶媳妇用。

我们两人一边聊天,一边挂窗帘,敞开的窗户里有风徐徐吹进来,房子前后都是四层的楼房,这让窗外看上去特别开阔,仿佛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。附近小学的孩子已经放学,却还在篮球场上流连忘返,于是便有“砰砰”的篮球声传来,夹杂着进球时欢快的喊叫声。我忽然喜欢上这座隐匿在繁华中的房子,散发出的烟火气息。

等所有需要我支付工钱的师傅都离开了,我又花两个多小时打扫房间,看看差不多了,才叫了外卖。手机支付费用时,发现这两天因干活多,手指磨损,指纹竟然无法完成支付。我忍不住笑了,想这高科技也能清晰感知人的变化。

吃饭时,听到附近小学的广播里,一个小女孩正激情昂扬地朗诵一首诗,这久违的来自纯真校园的声响,无意中听到,竟如此动人。我倚在沙发上,一边出神地听着,一边环视着簇新的客厅,黄昏的风徐徐吹来,犹如一只温柔的手,抚过这间老旧却温暖的房子。我想在这里,闭眼睡上一会,像一只暮年的猫,或者头发灰白的老人。

身边

“我记得啊!”

姜笑笑

我妈是一个“野生”美食家,总是对各种美食心驰神往。她最喜欢干的事情,就是坐在沙发上刷美食博主探店的视频,一边刷,还要一边隔着屏幕点评:“这家店看起来不太行,你看,明明到了饭点,却只有这么点人。”“这家店还行,瞧这师傅揉面的手艺,一看就是练过。”“爆肚呐,都给我看馋了。”

有时候,她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,说她特别想吃一个美食,比如香酥鸭。但是,她并不会马上行动起来,而是会继续刷手机,似乎是在反复权衡,确定到底吃哪种美食比较好。

好笑的是,大部分时候,她的记忆都坚持不了多久,当她看过了许多种食物后,往往就会忘了自己说过“特别”想吃什么。

某天晚上,她突发奇想,说自己想吃糖油饼,而且,点名要吃某一家老字号。那家的糖油饼只有早上才卖,而且因为销售火爆,过了早餐时间肯定会卖光。

我爸提醒她,如果要吃,得趁早,“好像就卖到十点,之后就没有了。”

我妈一听这话,就决定放弃,“还是算了吧,起不来。”

那家老店在市中心,从我家出发,差不多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到。算上往返,加上堵车,跑上一趟保守估计也要两个多小时。

我妈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,一整天都没有再提有关糖油饼的事。

第二天的早上静悄悄。

我家的默认规则是谁先起谁做早饭。今天,我感觉自己是起床第一名,因为时间刚刚过了八点。

“哇,爸,我在做梦吧!”

我一出卧室门,就觉得餐厅里的空气都飘着香气。

走几步再一看,桌子上已经整齐地摆好了几口锅。一口锅里是豆腐脑,一口锅里是豆浆,一口锅里是羊杂汤,还有两个大塑料袋,一个装着糖油饼,一个装着油条。

好家伙,我爸这是带着锅去的店里啊?

“爸,你真去买啦?你几点起的啊?”

“不到六点吧。”

六点出发确实能躲过一拨早高峰,但返程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得挨堵。

就为了这口吃的,我爸真够拼的。

“什么味儿啊,这么香。”我妈打着哈欠走过来,被眼前这一幕吓到了,“这么多东西啊!”

我爸说,“是啊,我老婆要吃糖油饼,必须买啊!”

“哎呀……”这一通操作显然把我妈整感动了,“我自己都忘了!”

也许,我妈说的是真的,那真的只是她随口一说东西,可能觉得吃不吃得到,也没太大关系。

“但是我记得啊!”我爸认真地说。

我觉得,猝不及防,就被秀了一脸恩爱。

永远对对方的需求了如指掌,永远能给予对方无条件的爱与支持,大概,这就是所谓的“爱你的人,永远知道怎么爱你”吧。



红尘

悲喜并不相通

天潼

我母亲准备做白内障手术,由于年龄太大,术前检查项目比别人多得多。那天,床位医生来到病房,看了看母亲,要我单独去办公室谈谈。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进了办公室,医生说CT显示我母亲胸口有一处不明物体,得做强化CT,对可疑部位进行重点检查。

我打电话和大哥商量后,签字同意第二天手术后做。

白内障手术很成功,术后第二天,母亲右眼视力就从不足0.1恢复到了0.5。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,强化CT结果出来了。不明物体是肿瘤,生长很迅速,专家估计一个月后就会压迫神经。至于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,目前还难以确定。如果进行手术就要开胸,我母亲已经86岁,患“三高”多年,另有严重的心脏病,在手术台上出事的风险很大。即便手术成功,估计以后也会卧床不起……

一个月的时间内,我们必须做出决定。母亲知道情况后,准备放弃手术。然而看着她等死,对子女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。

前天我正忙着给母亲买菜,岳父打电话来,说去果园摘了蓝莓,要送一些给我。我告诉他母亲的病情,他感叹了一番命运无常。又提醒我,赶紧回家接蓝莓。

我刚到家,岳父就来了。说起摘蓝莓的事情,眉飞色舞。过了一会,他发现我兴致不高,似乎想起我的忧心忡忡来了,就劝慰我:以我母亲的高龄,就算“走”了,也是白喜事,得想开点……

岳父离开后,我想起就在一个月前,母亲对我说,邻居刘叔老两口,各查出一种重病,手术费用十分高昂,且手术失败风险极大。老两口准备放弃手术,静等死神来临……说起这件事时,母亲唏嘘不已。然而毕竟是别人的事情,并没有影响我们午餐的好食欲。

“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;对面在弄孩子;楼上有两人狂笑,还有打牌声;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”鲁迅杂文《小杂感》中这么写道。悲喜并不相通是世间常态,所以不好怪岳父在我心情沉重时,喜笑颜开,谈笑风生。

不过凡事得有度,对别人太过凉薄,也没什么人味。

动不动手术?我们还在纠结,但这类事也不宜找亲友征求意见。因为悲喜并不相通,别人很难感同身受。

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,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951893466@qq.com

